



□孙南邨

清代，曾做过山东督粮道的宋思仁写有一首七律诗《过夏镇》，前四句是：“片帆风利挂残阳，一镇区分南北疆。花色暗思滕县白，钟声遥送沛城凉。”夏镇是现今山东省微山县政府所在地，在民国初年以前，这里是一个镇，其地半滕（县）半沛（县），其中滕县属山东省辖，沛县为江苏省辖，因此夏镇有“一步两省三座庙，一条大街两县分”之说。

夏镇原名夏村，明代嘉隆年间京杭运河为避黄河水患，开挖南阳至留城新河，此河穿过夏村，管理运河的工部分司署迁址此地，因运河而兴，村变为镇。此处原有一座古城，名戚城，新河开通后，这里相继建起部城（工部分司署治所）和夏镇寨，三地相连，统称为夏镇。滕县辖夏镇戚城，沛县辖夏镇部城，夏镇寨由两县分治。

《沛县志·疆域志》（民国九年版）记：“夏镇二城跨运河，南城属沛，北城属滕。夏镇圩于二城之间，圩内滕沛界犬牙交相错。”滕县旧志记载“别有衙于戚城”，“在县南七十里。周四里”，隆庆二年“添置滕管河主簿于戚城”。《滕县续志稿》（民国十九年版）对所辖夏镇地名记述较详：“夏镇、当典街、文昌街、磨担街、三八街、老北街、肉市口、菜市口、运河东涯、运河西涯、东门、大南门口、小南门口。”

随着南阳新河的开通，夏镇遂成水旱码头，船来车往，商贾云集，街市日趋繁荣，渐入运河名镇之列。至清末民初，夏镇商贸有浙江、安徽、山西、河南、章丘五大帮，17种行业；有德兴恒、张福记、延寿堂等店铺193家，其中饮食51家，理发15家，旅店9家；金融业有当铺6家，钱庄4家。一镇有如此多的店铺，堪比县城，可见其商旅熙攘，贸易繁盛。



宋思仁诗《过夏镇》

此事有清人日记，可为佐证。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官员赵亨钤奉命解送京铅的货船沿运河北上，他在《铅差日记》中说到夏镇。先看七月二十三日的日记：“舟过韩庄二十五里矣！运河水浅，借湖水灌注，舟始得行……晚，泊滕县境内……河干买菱角、鲜梨。得小诗一首：柳梢红抹夕阳低，小泊河干路欲迷。解事儿童扣舷卖，一篮菱角一篮梨。”运铅的货船接近夏镇，便有儿童在河边叫卖当地土特产，此情此景恰如当今旅游者到了热闹的旅游景区一般。再看二十四日的日记：“舟泊夏镇，夜二鼓矣！忽盲女三人，登舟清唱，音节抑扬，宛然四十年前旧调。倾听移时，为之首肯，礼失求诸野。此一端，纪以小诗：无意停舟忽听歌，一声一折记无讹。分明四十年前调，为尔翛然遣睡魔。”夜泊夏镇，时已二鼓，竟然有三个盲女登船清唱，而且还唱得优雅动人。记者虽没写夏镇的夜生活是多么热闹，读者却从中不难想象当年的繁华景象。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停止漕运后，夏镇商贸并没因此受到太大影响，仍不失为当地重镇。民国九年，山东省长公署教育科印行的《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卷二）载，滕县“重镇”有“夏镇、大坞、沙

沟、山亭、临城、官桥”，夏镇位列滕地重镇之首。随着津浦铁路的运行，这个运河重镇渐入衰微。民国十四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印行的《中华民国省区全志·鲁豫晋三省志·山东省志·滕县》（第四卷）载：“夏镇在城西南七十里，运河东岸，紧邻微山湖，为运河上一主要码头。昔年商店栉比，百货云集，称全境之巨镇，今为津浦铁路所夺。”使夏镇真正受到重创的是日本侵华战争，岂止夏镇，就是因津浦铁路而得到快速发展的滕县也从此一蹶不振。

当年宋思仁途经夏镇，其诗句“一镇区分南北疆”，不是说夏镇南城、北城为两省的两县所辖，而是意指此地是江南的地域分界，因为现在的苏北之地在那时也称江南。《南巡盛典》收入乾隆皇帝的南巡纪程诗作，由北往南一路写来，在山东《郑地道中》、《示山东巡抚准泰》后，便是七律《入江南境》，其颔联是“江南至矣犹江北，我地同今总我民”（《南巡盛典》卷七），再往后是《宿迁道中作》。当年苏鲁交界就是江南的分界线，夏镇恰是一镇分南北的地方。

宋思仁是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乘船返乡，归心似箭，途中自然对南北疆界格外关心，《过夏镇》诗的后四句最能看出作者的思乡情感：“归心渐喜乡音近，羁况还怜客路长。今夜孤舟何处泊，梦魂先与雁南翔。”船到夏镇，就要入江南地界，此时暮钟声沉，西风寒凉，宋先生想到了明代李流芳的旅途诗句“滕县花开白似银”，因乡情催促，诗兴遂起，《过夏镇》就这样写成。此诗被滕、沛、微山县志相继收入，已成为当地世代传诵的佳作。

然而，宋思仁的诗句，沛、滕、微山志书的记载，当地的民谣，对夏镇“南北疆”分界处都没有留下确切的地名，倒是宋思仁的同乡沈德潜在一首诗里提供了信息。沈德潜也是江苏长洲人，年长于宋，他早年乘船经过夏镇，也曾有七律诗记事。其前四句是：“舟泊一湾分两省，楼高百尺记三层。故官魂魄常思沛，经界公私尚忆滕（原注：土人指文公行井田处）。”船到沛，滕交界夏镇之地，难免忆起沛公刘邦成后的残杀之事，更难忘孟子所言滕文公行井田制的善举。沈先生所提供的“南北疆”分界信息是在诗前的小记，或者说是在这首诗的题目中：“夜泊夏镇，东为沛县，属江南省；西为滕县，属山东省；中以康阜楼界之。予舟适在楼下，诗记其事。”诗人在夏镇夜泊于一座三层高的楼下，这座楼名康阜楼，它就是“南北疆”分界的标志建筑物。

先于沈德潜在夏镇有座康阜楼的是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清顺治十年（1653年），谈迁于运河乘船前往京城，过夏镇时在《北游录》有记：“自新河成，夏镇为都会。康阜楼、会景门并雄踞河上。”“都会”一词，可见当年夏镇街市之貌；两处建筑名称，恰有康阜楼在。康阜楼在国内其他地方也有这个名称，多用于城门楼，夏镇的康阜楼也不外乎此吧。《沛县志》记“夏镇二城跨运河，南城属沛，北城属滕”，沈德潜在“东为沛县……西为滕县”，一个南北，一个东西，那么如何认定康阜楼这个“南北疆”界呢？实际上“南北疆”是指两省辖地而言。自明万历末年运河开泇完成后，夏镇南北运河区域，滕、沛辖地多有交叉之处，就是夏镇不也是“圩内滕沛界犬牙交相错”吗？由此说来，凡是江苏沛县辖地虽在滕地之北也是江南，凡是山东滕县辖地虽在沛地之南也属北疆。真正分清“南北疆”也难，有沈德潜在“以康阜楼界之”已足够了。

沈德潜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大名士，他写于某地的诗作，当地文人见到后不会不重视。为什么这一“南北疆”分界的康阜楼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呢？原因大约是有的诗文选本编选者为求其简，省略了诗的题目或原注，没有看过原本的人也就不得而知了。如一地方志，选入沈德潜这首诗的题目是《夜泊夏镇康阜楼下》，省去了小记的不少文字和原注，读者由此仅能知道夏镇有座康阜楼，哪里会知道这楼是当年的滕、沛之界呢？又如文天祥在《指南后录》的《沛歌》诗，题下原注有“山东滕山沛县。初十日”九字，有编选者对这首诗不仅省去了原注，就连题目也改为《过沛怀古》，把自以为无关紧要的当年地名和时间这么重要的信息全删去了，编注也懒得记上一条，这实在是不应该的。

【文化地标】

## 惠民魏氏庄园：最大城堡式民居



□周东升

魏氏庄园位于滨州市惠民县魏集镇，系清代布政司理问、武定府同知魏肇庆的宅第，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城堡式民居，也是我国北方唯一现存的城堡式庄园。它是我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杰出代表，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魏氏庄园始建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历时三年竣工。平面布局是按照我国民居传统方式，沿南北纵轴对称设计，并按前堂后寝的原则依次排列，呈“工”字形。庄园由城垣式住宅、花园、池塘、祠堂、广场五个部分组成，占地40余亩。其中住宅部分将具有我国古代军事防御功能的城垣建筑和北京四合院式民居融为一体，构成了一组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城堡式建筑群。

该庄园布局巧妙，结构合理，城垣、住宅房屋相互为用，巧夺天工。住宅外围城垣为青砖垒砌，南北长84米，东西宽46米，墙高十余米，基宽3.8米，顶宽1.5米。顶部外侧为垛口，内侧砌筑女儿墙，中间为跑道，通过吊桥与内宅阁楼相连。墙内四周建有12个壁龛式射击掩体，东南角、西北角各设有半突出墙体的角堡，分上、中、下三层，各层之间设石质传话孔，便于传递信息。这些军事防御设施在现存的清代建筑中是十分罕见的。

住宅群体共三进九座院落，有大小256间房屋。房屋营造为硬山，分卷棚顶、花脊两种营造方式，设前厦回廊。院落群分别由中路院落和东西侧跨院组成，中路院落为主体建筑，属于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式住宅。两侧跨院分别有私塾院、裁缝院、厨房院等。院落间设有通道，房屋间以夹壁墙和暗道相连。院内铺设石质渠道，用以向内宅供水；供物则靠内外相通的壁洞。城堡内有50余间粮仓，可储备大量粮油，地下埋有大量煤炭，有两眼砖砌水井，遇到战争或灾荒，即使经年不开城门也有足够的生活保障。

具有如此完备防御功能的建筑，其建造设计有着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原因。一是为了防御黄河水患，该庄园向南不到5公里便是黄河河道；二是防范匪盗之患，家有巨额财富，自然成为土匪、盗贼觊觎的目标；三是为抗击捻军，魏肇庆15岁时，捻军打到惠民，魏家曾捐青蚨筑圩而御。

魏氏家族的先祖为河北枣强县农民魏自显，明洪武年间迁徙至我省棣州永安镇（今惠民县魏集村），后代逐渐发迹，十世时达到家族鼎盛。自长支五世起，多人出仕为官。至十一世，除许多人是邑庠生、郡庠生外，24人是太学生，20多人有官职，其中五品以上的有13人，最高从二品阶，家族先后与23个官宦人家联姻。魏氏家族在财富上的暴发始自四支七世，太学生出身、以后任布政司理问职衔的魏毓柄，“禀承父命”开始经商，并将重点由“陶朱”、小杂货转为钱庄、食盐、当铺一些新兴暴利行业。

历史上的魏氏庄园曾由三组建筑群构成，分别为福寿堂、徙义堂和树德堂。福寿堂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为当时的首富魏振营所建，共70间房，占地4亩余；徙义堂建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为魏氏家族第十世魏肇祥所建，房屋80余间，占地近5亩；而今所见的这座魏氏庄园，正是魏氏十世魏肇庆的宅第树德堂。

投稿邮箱：  
qlwbrwq@163.com